

---

为何「目标导向教会」模式可以落实在卫理公会  
武吉班让堂华文部

课程：本地教会历史研究

导师：潘乃昭博士

学生：薛淑珍、李丽梅、黄志萍、彭细彬

班级：一年级

信箱：01、02、09、06

呈交日期：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 为何「目标导向教会」模式可以落实在卫理公会 武吉班让堂华文部

### 引言

一间攀越历史的变迁，具有七十年历史的华文教会为何要转型？

根据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 70 周年纪念周刊的记述，武吉班让堂起源于一位青年林金声，在 1936 年宋尚节博士星洲之行于直落亚逸礼拜堂的奋兴会受召后，隔年的六月就在武吉智马上段的一家火炭店开始聚会，并成立“武吉班让美以美福音堂。林鸿万牧师<sup>1</sup>也成为历史性的第一任牧师<sup>2</sup>，以闽南语为崇拜的语言。教会在 1942—45 年期间经历日战的洗礼后，由高季忠牧师（当年的传道）继续在这破旧不堪的亚答屋以闽南语在该区传道。到 1950 年崇拜人数从五六十名增长到一百多人。1958 年期间，武吉班让堂在在社会的发展计划下，终于从亚答屋迁进武吉班让大路旁的两间排屋。除了教堂建筑物的改变，在 1960 年代，人数也增加约 200 人。1975 年在杨武义牧师的积极带领之下，武吉班让堂于 1978 年也迈进另一个里程碑，成功的兴建武吉班让教堂建筑物。从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教会不仅在环境上有很大的改变，1980 年开始英语崇拜，在事工上也分成中英文部。1982 年华语与闽语崇拜正式分开成立两个单语崇拜，武吉班让堂随着国家社

<sup>1</sup> <http://baike.baidu.com/view/3192423.htm>

<sup>2</sup>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5276.htm?func=retitle>

会环境与教育制度的进步不但未放慢脚步，反而继续向前迈进。在 1978 到 2006 年这 30 年间，三堂崇拜以及各语音事工的发展，从会友人数近 300 人增长至约 900 多人的教会<sup>3</sup>。70 年来攀越历史的变迁，2007 年武吉班让堂又再面对新时代挑战，教会将会如何应对与更新呢？原本是座落於人口比较少的甘榜区，但近年来由於私人住宅区与组屋区纷纷在此兴建，交通也越来越方便，除了快速公路地铁也正在兴建。随着这社会环境与地势的改变，周围的人口的增加，近来迁进此区的新一代年青小家庭也增加。教会在面对人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假如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运作，是否意味着会受到发展的局限，因此必须要以转型来脱离旧的体制寻求突破？本文将从武吉班让堂的处境来探讨教会转型的必要性，以及这套西方模式为何能落实在华文教会里。

### 第一节 俞牧师与武吉班让堂的关系

俞牧师是在一个民间信仰的家庭长大，1991年念高中的时候信主，1992年来到武吉班让堂。开始的时候只参加英语崇拜。1995年才正式参与的华文部青年团契和堂会的学校服事。同年肯定了神的呼召全职的事奉，但因家人未信主而反对。俞牧师于1995年中文系毕业后再修读荣誉学位；研究的是「佛教与基督教在中文的发展」。1996年毕业后，为避免与非基督徒的父母的关系变的紧张而放弃全职事奉。所以毕业後她便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四年半。直到2000年6月份教会需要聘请教牧助理来开始社区的服事工作，俞牧师在当时的主任牧师庄修先牧师鼓励，也经丈夫

<sup>3</sup> 《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 70 周年纪念周刊—从火炭店开始》，2007，19—38 页

的支持，父母不再反对之下，就在2000年的七月份放下政府部门工作，正式进入这间教会当全职教牧助理，协助庄牧师开始华文部的社区事工。2001年被举荐进入了华人年议会成为神学生，被委派到三一神学院就读。2004年5月道学硕士毕业後，被差派到女皇镇事奉了一年半，2006年1月回到母会当传道人，然後再被按立为副牧，2008年按立长牧。

## 第二节 教会转型目标导向教会的原因与过程

### 第一小节 一鼓唤新的新气象

1992年当俞牧师来到武吉班让堂时，华文部青年团契已关闭了四年，身为年青人的她感到很讶异。就跟几位青年去告诉主理牧师要成立青年团契。当时人数也不是很多，华语崇拜只有一堂约200多人。2001年教会购买隔邻「卫斯理约翰中心」之演奏厅为崇拜圣所。英文部崇拜与全部的聚会都移到新圣所，华文部也在2003年在新圣所开始了第二堂华语崇拜。教会附近本来都是乡村、人口比较少。附近的多个地段都兴建了很多私人的住宅；新建的组屋区如武吉班让、蔡厝港、武吉巴督等。交通很方便，有地铁、快速公路等，人口也增加了。当人数越来越多时，有如一鼓新气象而唤起教会教牧和领袖面对上帝预备的大禾场，开始思考如何全体上下兴起传福音的使命。武吉班让堂已经七十年了，是另一个新的起点呼唤。

### 第二小节 一个另人鼓舞的行动

教会在每一年的十一月份都举办领袖的计划营以策划来年的事工。引用「目标导向」这模式来运作是在2005年俞牧师还没有回来之前，教会领袖和牧者们经过了一番考虑和讨论後所作出的

决定的。当时可能是由於这个「标杆人生40天」在新加坡已经有颇多教会采用过，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有鼓舞性的运动，能推动信徒的灵命成长和鼓励他们带新朋友来。既然从其它教会中看到一些果效，因此在计划新一年的事工时便考虑到它的可行性。当时华文部协理陈新坚牧师跟教会领袖深入研讨「标杆人生40天」运动以及如何教会推行。俞牧师就在2006年回来当传道，教会已经决定推动「标杆人生40天」灵命更新运动。

## 第二小节 “标杆人生40天”掀起的浪潮

教会七十年历史，多数的事工都懈怠不前，多数的会友除了参加主日崇拜，对其他的活动都止步不前。标杆人生40天却能提供一个平台，把会友们重新组织起来，参与小组的团契生活。同时它亦把教牧、领袖与会友连结起来，达到牧养和建立信徒的需要。当谈到生命的方向时，又能发挥鼓励组员带领新朋友来到小组。

全教会中英文部分别举行「标杆人生40天」运动。整个教会产生了凝聚力，领袖层也有共同而清晰的异象，开会时大家都以这五个目标作为讨论的范围。预备一个新的教会运作模式：「目标导向的教会」。所谓目标导向就是把教会的功能归纳在五个目标中，藉着标杆人生40天运动，清楚地向会友们阐述出来。掀起会友探索基督徒人生五个目标的浪潮：敬拜的生活、团契的生活、作主的门徒、服事和外展。

## 第四小节 转型的过程与对牧者挑战

2006年华文部三位牧师都是新上任的。当在推动这标杆人生40天的时候，要将现有的事工归纳在这五个目标里，对于历经

年约70载的华文教会，将面对极大的挑战。每一堂的崇拜（包括儿童崇拜共有六堂）都有很多事工：例如敬拜团、小组事工、妇女会、插花组、青年团等。要把整百个事工归纳在这五个目标里的确不容易。

五大目标各自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整个模式就是五个委身圈。最外面的圈是指那些还没有踏进教会的群体，也就是五个目标中的外展。该如何接触把他们带到教会参加崇拜？在崇拜中怎样让他们认识神？当进入教会之後需要加入团契，如果不认识教会的弟兄姐妹，便没有办法真正去分享他们的生命和建立关系。透过团契生活他们信了主就要学习服事，因此是一层一层地去装备。当这些事工归纳起来後便能清楚地知道每一个事工的重点；各个事工之间的关系及如何去推动。在教会现有的体制里，要重新去介绍、推动时，需要借助一个这样的模式。标竿导向教会的五个目标，如果单单讲内容其实都在卫理公会的法规里。这五个层面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反而好像是一个新的包装，让信徒更容易明白这些事工跟他们生活的关系及如何参与。

俞牧师认为教会的运作模式有很多，如：「健康教会成长」，「T Net」，「Transformational Missions」等，而「目标导向教会」模式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些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西方教会如火如荼地推动成功后，就把它推广或介绍到亚州区。西方的强项是很有系统，组织性非常强，所以很容易看到成长的果效。过去西方宣教士训练华人的传道人，一贯的做法就是进行牧养关怀。一般老一辈的牧师在教会的服事是探访；信徒关怀和主日讲道。然而新加坡华人教会现在的处境，特别是传统的教会，除了会众的人数有增加、知识水平也提高了；对牧师的期望不再只是侧重於探访。会众上纲会接触到新的模式；开始会期待教会应该

有方向、有系统地建立各个事工，面对他们的诉求和想法，教会怎样回应呢？当然可以照旧运作，但既然已经有一些模式可作参考，而它又跟卫理公会原来的系统、组织和内容都没有抵触，为何不加以运用、把它与现有的事工结合？俞牧師分析順應著社會環境的改變，知識水平的提高，需要給予會友一個方向，可以說是受到社會制度的影響。

教會在進行這樣一個運動之前，領袖層需要很清楚知道這個目標導向，跟各事工的同工們解釋這概念后才能清楚往下传达，毕竟會眾的年齡層、教育水平都不同。「標竿40天」运动要動員的資源及計劃是非常龐大的。四十天怎樣做？需要多少組長/副組長？多少個家庭願意開放？如何把人組織起來？主日崇拜的詩歌該如何配搭？有一個起跑日和一個結束的嘉年華會。教會要轉型，「標竿40天」运动是一個平台，一個宣傳、傳達這五個目標的階段。透過不同的活動節目,把人分配到不同的小組里。大家一同討論這五個目標，去認識、認同在當中所面對的挑戰。

這是一套從美國引進來的模式，有講道的範圍但牧師不可以照著講。因為西方的處境所應用的例子，甚至神學的觀點不一定適合教會。牧者必須在閱讀後，回到自己教會的處境、神學理論：怎樣看敬拜、團契和外展等。牧者把那套資料看了之後要再重寫。因不要采用原來的影片，所以每個牧師都要拍成影片,再到每個家庭去播，让会众看到的是自己的牧師在每個家庭去傳達這五個目標而不是西方的牧師。這個過程牧師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牧者受過神學教育，认识衛理公會的系統，一定要把這一套材料先消化，然後才能介紹給會眾。在這一環必須要下很大的功夫。因現在必須要結合现有的体制，而結合本身是一大考驗。要怎樣去理解它?用那個角度去看這個目標?牧師本身對這

五個目標的掌握傳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這一環做得不好,信徒領袖會感受到牧師對這個標竿人生的五個目標,是否有真的那樣委身?其實最大的考驗是40天過去了,曲終人散之後,接下來做甚麼?

俞牧師覺得當時武吉班讓堂可能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那40天。因為是第一次做,很多想像不到的問題都會發生。**40天的運動是在七月份進行,40天過後是8月份**。華文部原本只有11個小組,40天的運動時變成20多個小組。這20多個小組如何繼續下去?青年小組本來只有三、四個,但這40天之後有了11小組,所以這些小組加起來有30多個小組,如何繼續下去?在同年的11月領袖退修會中,大家都認同這五個目標。接下來就是把事工歸類在這五個目標中。每一個目標都要有一個帶領者,領導所屬的事工,讓其發揮這功能。

華文部的立石崇拜在推動「標竿40天」時才成立三年,領袖比較年輕。由於當時大家正在思考如何更好地發展這堂崇拜,剛巧有這個模式,傳達、推動時比較容易。但來到華語崇拜,標竿40天過後,在重新歸納時,因為事工比較多,就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會認為反正以前都在進行的事工,為甚麼要多此一舉把它歸納起來?華語崇拜用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因沒有辦法整體性的推動到各個事工。例如過去小組是查經式的,但標竿40天過後,把小組事工轉為分享為主,以生活課題來分享,減少查經的層面。在這個過程中,有人會認為小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查經,否則就是削弱了小組的意義。這當中要改變或調整小組的觀念,認識小組不是組長在講,而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經歷到神,彼此禱告,這才是重點,所以要重新訓練組長成為一個聆聽者。要進入各個事工中去了解,這就是一個考驗。有些事工,例如:青年團契是目前

正在探索的,以前還未推动標竿40天前,青年團事工本身就已經有這五個目標,因為在衛理公會的法規里,青年團契本身就有靈命塑造,敬拜、信徒、見證、外展、服事這五個層面。在衛理公會的法規里,這五個層面團契都照做,但是後來發現,很多外展的節目,門訓部也有同樣在做,有重复的現象。當要進入一些事工裡面時,是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有了這個模式,事工應該怎麼走?需要做出哪些調整?因著這個調整需要提供哪些訓練?各個崇拜都有它的強點,例如:外展布道是閩語崇拜的強點,所以當標竿人生這五個目標來到時,他們會覺得很麻煩,本來做得很開心,但標竿人生卻要求須照顧到門訓,團契也要照顧門訓,覺得有點困難。特別是老人家認為不需要教太多,他們也沒有精力參加團契。在這個情況下,可能有些領袖或事工負責人覺得標竿人生目標導向的模式好像不是很適合他們。那麼就要讓他們知道其實這個模式就是要平衡發展。它好像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去看事工的強點和弱點。強點可以繼續,但弱點要照顧。當定五年計劃的時候,可以考慮比較弱的層面,讓它能均衡的發展。

華文教會很喜歡做很多事情,活動越多越好,聚會越多越好,人越多越好。所以當要組織化、系統化的時候,很多事情需要計劃,坐下來討論分析。對某一些來說這好像是沒有甚麼果效的事情,應該馬上衝出去做一些事工,因還有很多人未信主。但在走標竿人生目標導向時,就先邀請領袖們不要急著去做事,先看一下現有的事工,重新作出調整,是否有些事工需要把它拉回原來的重點,在重點上建立這個事工。

俞牧师谈到接手标竿人生40天的运动后,教会也因此而转型。她提到在教会历史里,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很多的运动。有好些运动都是昙花一现。特别在亚洲历史时,很多西方的模式并

不适合亚洲。当把它套用起来时，它不是建立教会，反而是把华文教会原本有的文化与气质都把它杀灭。所以当教会要跑标竿人生40天时，牧者都会有挣扎。因为有一个认知，特别是卫理公会的制度是教牧跟平信徒携手建立教会的一个体制，所以牧者有带领的作用。但平信徒领袖也有他们的看见。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牧师提出来。可能是领袖们认为这些很好，提议牧师去了解一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牧者不可以抗拒新事物。要去了解这新的想法或事工的模式，而且要比信徒认识得更深：事工的来龙去脉；背景；当时是怎样应用？为什么会成功？假如一开始就排斥，但领袖又强烈要求一定要用，那么牧师没办法一定要用。但因没有认同，牧师就不能带领。运动还是会继续，但却不懂把人带到那里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牧师不能抗拒，要去了解它。这到底是一套怎样的系统？其实那一年俞牧师每一次预备讲道挣扎很大。她需要把这套资料重新消化。因为它本来不是属于本地的，所以更考功夫了。

### 第三节 目标导向教会模式带来的更新

俞牧師表示目标导向如果说优点與缺點的话：

1. 可以利用这个运动认识教会内很多的人，跟他们同工。因为教牧同工都是新的，藉着这个运动来认识这间教会，牧者们一起配搭。
2. 而这个标竿40天的用意是把人带进教会。所以它的动力是讓每个人把朋友带进教会來，但这些新朋友是没有基督教背景的。而這套模式也可以讓很多已经离开教会的人重新回到教会來。
3. 教会在转型的时候，无形中领袖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讨论，祷告，装备。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会面对很多碰撞，因为面对一套新的模式的时候，大家都要一起討論，所以会产生很多碰撞，

而在碰撞的当儿神会塑造，看到别人的事工比较强，当如何学习沟通与了解而从中学习。在过程中也会更多的寻求神，因着标杆人生40天，看到教会中需要提升的层面，如对新朋友的接纳，在传统教会中，一向以来这都是比较弱的一环，俞牧师初来这教会大概半年后才有人跟她打招呼，这是以前的事，但因着这标杆人生，教会就很看重崇拜对新人的接待，会发现无论在华文部或英文部，很多新朋友都能更好地进行跟进的工作，把他们引进其适合的小组里，所以它确实是有它的果效。

4. 以武吉班让为例，立石崇拜（它是华语崇拜）这一堂聚会是在2003年开始，当时在其中服事的同工领袖们大概是35岁以下，那么，他们所受的训练和背景就是要求做什么事情都要计划，要有组织，有异象，俞牧师清楚记得在2006年回本堂事奉的时候，在一个祷告会里，立石崇拜的兄弟姐妹就问她：牧师，请问妳对这堂崇拜有什么异象？一般上参加华语崇拜的都是比较年长的，他们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年青一代的信徒，因着他们所受的训练，他们要求很明确的东西，让他们能够明白，能够认同，能够推动的，所以标杆导向教会它的强点就是，把教会一直在做的事工，重新呈现出来，而且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模式，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还有把使命感传达出去，对年青人而言就更能发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甚至因着这个目标，他们自己看见说，这个事工应该属于这个目标。所以这样的组织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这是否因此就能够留住这一群有华文背景却受英文教育的年青人？在某个程度上，他们会留在华文教会。一般上的情形就是，要嘛从小就是父母就在这间华文教会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本身在华文背景比较浓厚的家庭成长，虽然他们受的是英文教育，但是他们感到比较

舒服的语言或文化气氛是讲华语的背景，他们就来到这间教会，发觉这里很有气息，并非华文教会就一定是陈旧老化，没有组织，他们能够明白这间教会在做什么，更能积极地参与。

5. 这种比较有历史的华文教会，会友名册内的会友登记，一般来说都很多的，但有经常性参与崇拜的通常都只有60—70%，当然这个数字有待证实。至于那30%不活跃的会友是否因为教会的改变太多无法适应而不来参加聚会，但却无法确认。但过去这五年直至现在，并没有一位领袖或会友是因为举行40天标杆，而不认同的离开。
6. 俞牧師也說明這個標竿人生目標導向的模式與卫理公会的五个目标是相符合的，他們还是照着年议会的模式来报告，年會方面并没有因为目标教会而有什么意见,因为它的内容是一致的，只是方式与技巧有所不同而已。

#### 第四节 俞丽鑫牧师对武吉班让堂的展望与挑战

##### 第一小节 俞丽鑫牧师对武吉班让堂的展望

俞牧師深信在牧会的过程中，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她說：「都是上帝在带领着我们，是上帝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教会会用这个模式，既然上帝把她派来这里，就必需要认识这个模式，去传递亦结合这教会本身的特色。教会一直都在两种张力里。就是一方面要秉承传统亦要不断更新。然而每一个更新后亦会成为传统，所以教会今年73周年，经过了很多历史的片段，如今有千多个会友。六堂崇拜每堂崇拜都用标杆导向的模式。又是卫理公会的教会，要怎样在一个这样的传统底下所累积的经验和神给武吉

班让堂的智慧最好的发挥出来，要持守原来拥有的。其实俞牧师本人是颇反对有些教会每几年就换一个模式。若是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很乱。所以当有了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模式，就好好地去持守，把它发挥出来。当然以后的路神会怎样带领。需要怎样在这个传统上更新。上帝自然会借着不同的管道或人，让武吉班让堂继续在这平台上发挥，但目前从2006年走标杆导向教会，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加深领袖对这标杆导向教会的认同，加强现有的组织，在这模式中来发展」。俞牧师很肯定武吉班让堂是一间人情味比较浓的教会，彼此的关系和团契都比较强。

## 第二小节 俞丽鑫牧师对武吉班让堂将要面对的挑戰

挑战就是刚才所说的，因彼此认识太融洽时，对接触外来的人就会比较被动。“标杆导向教会“让武吉班让堂能重新在着重外展及接待新人，这两方面的需要。关于对这教会的期待；希望武吉班让堂在走“标杆导向“这个过程里，当教会很注重外展，很注重事工时，仍然能持守着浓浓的乡情，不要成为一个太过於组织化，只是谈事工，把教会企业化的那种而是把原有的浓浓的人情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心、扶持守着。虽然在教会的发展里，更强的组织化、系统化是无可避免的，正如初期教会只是大家聚在一起，擘饼，祷告。当人数多教会需要组织化时，它原来那种密切的关系，人情味怎样保留在这教会里，当教会发展不同的事工时，这种感情就会把不同的事工连结起来，并且是用爱彼此配搭。对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而言，不论是英文教会也好，是华文教会也好，只要历史比较悠久都会面对一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会友，对环境以及彼此之间关系太熟悉，而有时候会忘记要怎样去接触外

面的人，或者是在教会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信徒的教育水平也提高，现在很多人都拥有车子，生活水平提升了，年青人很多都大学毕业，出国读书，有比较好的工作，当教会越来越富裕，基督徒要走进社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当走进社区的时候，很多不同背景的人都会走进教会，那教会如何做好准备去迎接外人？怎么去服事这个群体？语言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年青的一代纵然是是在华文的教会成长，但所接触的学校的教育制度都是讲英语的，但社区的人进入教会时，这个群体都是讲华语的，教会的会友们能否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跟他们沟通，建立关系？当生活越富裕的时候，怎样放下自己去服事有需要的人？这也是牧师在牧养与教导会友时要面对的挑战。

## 结语

教会是顺应环境的变迁而转型还是领袖层看见一个清晰的异象？

随着会友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对于牧师的期望已经超越了牧养关怀的层面，他们期望教会有方向、有系统、有组织性地建立各个事工，而事实上新加坡的教育模式，就是训练年青人做事要有计划要有目标，因此教会不应该只停留于过往一贯的做法，而需要回应会友的诉求和想法。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看到教会的使命，以致能更积极地参与，发挥个人的才干和恩赐。同时，透过一个这样的模式把教会每个事工的重点，和各个事工的关系向会友阐释，使大家都能在自身服侍的范畴中获知更大的蓝图，在这五个目标里一层层地接受装备。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藉着这「新的起点」把整个教会凝聚起来：华文部与英文部、牧师与

教会领袖、教会领袖与服侍的同工们、组长与组员，全部都因为标竿四十天而连结在一起，同心合意地朝着一个目标奋斗与努力。教会也因着这机会而得以把会友们重新组织起来，从而看到牧养和建立信徒的需要。

所谓万事非侥幸，这个西方模式能落实在武吉班让堂华文部，牧师们都是下过苦功、作出过努力的，绝非是搬字过纸般照抄、照借用，而是经过个人的消化、挣扎与神学辨识，把不合用的西方情境转换成切身的本土处境。这个先消化後传递的过程，牧师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委身於这五个目标，认定它就是教会要一起认同的。相信在推动「标竿人生四十天」，以及接下来的「目标导向教会」都经历过很多困难和挫败，但武吉班让堂成功走过来了。感谢神这个典范将会成为华文教会的一个借镜，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那群受英文教育却有华文背景的新一代年青人时，教会该如何帮助他们留在华文教会内？这将会是一个有趣而又实际，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 参考资料

1. <http://baike.baidu.com/view/3192423.htm>
2.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5276.htm?func=retitle>
3. 《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 70 周年纪念周刊—从火炭店开始》，2007
4. 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文献部提供照片

附录一：采访俞丽鑫牧师的录音记录稿

日期：7/9//2010

时间：早上 10 点 30 分

地点：武吉班让堂会议室

受访者：俞丽鑫牧师

采访者：薛淑珍、李丽梅

笔录者：黄志萍

录音 / 录影：彭细彬

1) 淑珍：俞牧师，可以谈一谈您成为牧师的过程以及跟武吉班让教会的渊源吗？

俞牧师：我是在一个民间信仰的家庭长大，1991 年念高中的时候信主，1992 年来这间教会，因为家人的反对所以开始的时候只参加英语崇拜，在学的学生团契里得到多一些圣经的知识，参加短宣和一些服事。至於武吉班让堂我是在 1995 年才正式参与这里的事奉，当时是在青年团契，也有在堂会的学校服事，也是在同年我肯定了神的呼召要我做全职的事奉，家人当然反对，因为他们还未有信主。本来我是在 1995 年中文系毕业的，但神为我开道路，中文系容许我多留一年读荣誉学位，这个学位的研究是「佛教与基督教在中文的发展」，这一年的学习让我对华文教会的服事有更深一层的负担，然而当我在 1996 年毕业时，当时的主任牧师吴奕贤牧师，他却对我说，若是神呼召我的话，祂一定会为我开道路，我明白他的意思乃是指我不要因为要全职事奉而跟家人的关系弄得很紧张，所以毕业後我便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四年半。一直到 2000 年 6 月份另一位主任牧师庄修先牧师他从会友领袖的口中知道有这样的一位姐妹，她有全职事奉的负担，刚巧那年教会需要聘请教牧助理来开始社区的服事工作，庄牧师就主动联络我，那一年我也结婚了，我跟丈夫讨论这是否一个恰当的时候应该放下工作来服事？我丈夫非常支持我，我就去问我父母，爸爸说：「你已经结婚了，你自己决定吧。」就这样，我便在 2000 年的七月份正式进入这间教会当教牧助理，协助庄牧师开始华文部的社区事工。教会认领了武吉班让十座组屋区，要在那里做社区的服务，那半年我基本上是进入那社区了解那里的居民，一家一家的去认识，动员弟兄姐妹为这事工祷告，以及做一些社区关怀的服务。2001 年的三月份教会正式举荐我入华人年议会，看看是否愿意接受我为华人年议会的神学生，结果我就在那年进入了华人年议会成为他们的神学生，被委派到三一就读。2004 年 5 月毕业後（道学硕士）首先被差派到女皇镇，在那里事奉了一年半，2006 年 1 月回到母会做传道人，然後再被按立为副牧，2008 年按立长牧我想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2) 淑珍：我们希望探讨的是你们教会在一个传统的教会里，用“目标导向”模式来转型，我们想知道俞牧师在转型的计划过程中，俞牧师参与或是担任怎么样的角色？

俞牧师：当我在 2006 年回来当传道的时候，教会已经决定了明年的一个新的计划，就是推动一个「标杆 40 天」灵命更新运动。我们教会在每一年的十一月份都会有领袖的计划营，目的是策划来年的事工，所以教会引用「目标导向」这模式来运作是在我还没有回来之前，教会领袖和牧者们已经经过了一番考虑和讨论後所作出的

决定的。我猜想当时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决定？可能是由於这个标竿 40 天时在新加坡已经有颇多教会走过，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有鼓舞性的运动，能推动信徒的灵命成长也能鼓励他们带新朋友来，既然从其它教会中看到一些果效，因此在计划新一年的事工时便考虑到它的可行性，我相信当时的牧者和领袖们都做个功课去了解这个标竿 40 天是一个怎样的运动，以及怎样在教会推行。我认为它的强点是：在那 40 天讲台的信息跟小组的讨论是互相配合的。因为你要走这标竿 40 天就必须鼓励全体的会众每一个人都参加一个小组，原因是讲台信息需要回到小组里讨论。教会走了六十多年，虽然也有小组事工，但有很多人是没有参与的，他们只是来参加主日崇拜，聚会结束後便走了，然而这杆竿 40 天却提供了一个平台，透过这运动让全体会众都参加，情况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加入一个小组里，结果就把会友重新组织起来，让他们有小组有团契的生活，同时它亦扮演了一个把教牧、领袖与会友连结起来的角色。另外它也谈到生命的方向，所以也能鼓励组员带领新朋友来参加，虽然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但的确发挥了这个功能，当然重点是把现有的会友组织起来，这让我们看到牧养和建立信徒的需要。这标竿 40 天仅是一个运动而已，其实这运动的背後是指向一个新的教会运作模式：「目标导向的教会」。所谓目标导向就是把教会的功能归纳在五个目标中，藉着标竿 40 天把它非常清楚地阐述出来，在会众的层面上他们突然明白了这五个目标就是神要他们的人去追求的、去过敬拜的生活、团契的生活、作主的门徒、服事和外展。当我们在推动这标竿 40 天的时候，我们亦重新看现有的所有事工，研究怎样把它归纳在这五个目标里，每一堂的崇拜（如果包括儿童崇拜共有六堂），每一堂崇拜都有很多事工，例如敬拜团、小组

事工、妇女会、插花组、青年团....可能是整百个事工，现在要把它们重新归纳在这五个目标里。这五个目标各自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整个模式就是五个委身圈，第一个是最外面的，乃是指那些还没有踏进教会的，这群体就是五个目标中的外展。我们该如何接触他们把他们带到教会参加崇拜？在崇拜中怎样让他们认识神？当他们进入教会之後他们需要加入团契，如果他们不认识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便没有办法真正去分享他们的生命和建立关系，所以这就要透过团契生活了，之後当他们有了团契生活认识了主、信了主，他们就要学习服事，因此是一层一层地去装备。当我们把这些事工归纳起来後便能清楚地知道每一个事工的重点在那里，各个事工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推动。所以我觉得在教会现有的体制里，当我们要重新去介绍，或者是要重新去推动时，我们需要借助一个这样的模式。我记得当时在华人部不单只我，还有主理牧师严家慧和许克源牧师，我们打趣地说标竿导向教会内的那五个目标，如果单单讲内容其实都在我们卫理公会的法规里，讲到这五个层面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反而好像是一个新的包装，让信徒更容易明白这些事工跟他们生活的关系，和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怎样参与。

3) **淑珍**：武吉班让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教会，请问在教会转型的时候，要把那麽多的事工归纳在五个目标里的时候，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俞牧师**：第一，必须让领袖们非常清楚这个标竿导向教会的模式是什么，大家都需要很认识并且很认同，最重要乃是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了解，他们本身要能够讲出它是什么，如果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之後就要把这个认识传达给所有服事的同工让其明白，所以在领袖计划日里，我们就召集所有的同工让他们明白，正如刚才我所讲的五个委身圈，他们要掌握这个概念，可能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要把洗礼班放进团契里？洗礼班不是应该被放在门训这个圈

吗？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因为洗礼班是要将一个人归入教会，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团契的范围内，当他进入教会後他需要接受门训，所以当他们在明白後才能够接受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安排。再例如插花组，插花就是插花嘛，他们没有一个更大的蓝图，原来我是敬拜里面的一环，敬拜组这一环是让人来到教会後，感受到教会是一个很欢迎他的地方，使人明白教会是一个让人敬拜神的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插花在整个环节是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教导让各个服事的同工加深了其对该事工的认识，因为再也不是那个小小的范围，是有一个目标的。其实标竿这个模式它还有另一个挑战，就是每一个将要开始的事工它都会先问你，你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当你要举办一个活动时，如中秋节快要来了，要有中秋节聚会，你是要做外展呢？还是团契呢？你就要很明确地锁定这目标，把资源、把节目、把计划都朝向这个目标，否则我们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结果这个活动结束后，却没有达到原先所希望达到的。你问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都已经在做了，为什么要这样麻烦把它重新规划？可能有些人仍然会拒绝，但大部份当他们逐渐明白後都会接受。我想，现在教会的领袖，他们在外面的机构工作，也认识到做事是要有系统、有计划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是接纳把教会原有的东西重新组织起来，将之系统化，让大家很清楚各自的岗位，怎样一起配搭。

**4) 丽梅：**凡事都有起因，武吉班让堂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请俞牧师谈一谈是什么特别的原因促使大家认为要有一个这样的转型？在这事件上有什么背景吗？

**俞牧师：**2006年华文部三位牧师都是新的（意思是刚被调派来），所以之前的陈新坚牧师跟教会领袖在2005年对标竿导向做了一些探索，探讨可以怎样应用在我们的教会中。你说凡事都有一个起因，我想，1992年我就来这间教会，当时华文部青年团契关了四年，我是一个年青人感到很讶异，为什么会没有青年团契？我跟几位年龄相若的都想有青年团，就去找主理牧师，跟他讲我们要在那一天、那一个时候、那一个地点要有青年团契，我们就start。当时人数也不是那么多，华语崇拜只有一堂约200多人，2001年买了圣所，从2001-2005这四年，我们在圣所那边开始了多一堂崇拜，当各个崇拜的人数都在增长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当我们有了更多的聚会与活动空间，教会附近本来都是比较乡村式的、人口比较少，如今多了很多私人的住宅区、组屋区兴建，交通也比较方便，有地铁、快速公路，所以增加了人群搬进来这种新的组屋区，如武吉班让、蔡厝港、武吉巴督。当人数越来越多时，我们不得不问自己，应该怎样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他们看到这教会的使命，这教会是朝着那一个目标的，他们可以怎样参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运动让他们清楚地看到。武吉班让教会经过了七十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起点，藉着这标竿四十天让他们看到这些，以及认识这间教会，把他们凝聚起来。因为我们跑标竿四十天是整个教会一齐跑的，包括英文部，每一堂崇拜都进行标竿四十天，整个教会产生了凝聚力，领袖层有一个很清晰的异象，开会时大家都以这五个目标作为讨论的范围，我想，应该就是基於这样的背景而推动了 this 运动。

**5) 丽梅：**从教牧的角度来看，假如不采用这个转型的方式，教会仍然可以在人数不断增长中继续运作吗？假如仍照着以前的运作方式，它还能够继续增长吗？

**俞牧师：**我想教会是有很多运作模式的，「标竿四十天」只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健康教会成长」，「T Net」，「Transformational Missions」等等。这些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西方教会如火如荼地推动後，成功了，就把它推广或介绍到亚洲区。我想西方的强项是很有系统，他们的组织性非常强，因着他们的组织性及系统性强，所以他们在建立教会的成长时，很容易看到果效。过去西方宣教士来训练华人的传

道人，教会一贯的做法就是进行牧养关怀，一般而言，对于老一辈的牧师他们在教会的服事就是去探访，给予信徒关怀，和主日讲道。然而新加坡华人教会现在的处境，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传统的教会，已经有了一定的人数，我们发现除了人数的增加、知识水平也提高了，他们对牧师的期望不再只是侧重于探访，就算教会不主动推广，他们上网都会接触到，他们都会有一个期待，期待教会应该有方向、有系统地建立各个事工，面对他们的诉求和想法，教会怎样回应他们？当然我们可以照旧运作，但既然已经有一些模式可作参考，而它又跟卫理公会原来的系统、组织和内容都没有抵触，我们为何不加以运用？把它与我们现有的东西结合？所以它具有能更好地鼓励会众参与事工的功能。

**6) 麗梅：**根據俞牧師剛才的分析，是順應著社會環境的進度的改變，會友知識水平的提高，所以需要給予會友一個方向，可以說是受到社會制度的影響嗎？

**俞牧師：**是。

**7) 淑珍：**想請俞牧師多談一下，剛才你說到全教會在進行這樣一個運動之前，你有提到領袖層要很清楚知道這個目標導向，跟各事工的同工們解釋這概念，我想請問的是會友的年齡層不同，教育水平也不同的時候，你們面對哪些困難點？

**俞牧師：**標竿人生四十天這個運動本身要動員的資源及計劃是非常龐大的，四十天怎樣跑？需要多少組長/副組長？需要多少個家庭願意開放？怎樣把人組織起來？那個主日崇拜中的詩歌該如何配搭？然後要怎樣配合詩歌，各方面帶動起來他有一個起跑日和一個結束的嘉年華會，所以教會要轉型標竿40天，它是一個平台讓我們藉著這樣的一個運動，好像是一個宣傳的階段，那40天就是一個傳達這五個目標，透過這些不同的活動節目，把人分配到不同的小組里，大家一同來討論這五個目標，去認識，去認同在跑這40天得當中所面對的挑戰，它是一套從美國引進來的模式，它有它講道的範圍，牧師不可以照著講，因為西方的處境所應用的例子，甚至神學的觀點，不一定適合我們，所以我必須在閱讀後才回到自己教會的處境，我自己神學的理論，我是怎樣看敬拜？團契？外展？所以，我自己也有自己本身的一套，再加上外面的這一套，再加上我們是在一個新的環境中去落實它，那40天里我們幾位牧師把那套資料看了之後，再把他重寫，不單只是寫還要拍，因為我們不要用它原來的，所以我們每個牧師都要拍成影片，再到每個家庭去播，不是西方的牧師，他們看到的是自己的牧師在每個家庭去傳達這五個目標，那個過程牧師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我們有受過神學教育，我們對衛理公會的系統應該是最認識的要把這一套先消化，然後才能介紹給我們的會眾，所以在這一環我們要下很大的功夫，如果我沒有這套資料，我從新寫它，它就是我的，但是我現在必須要結合，而結合本身就是一大的考驗，有些東西我們自己也有掙扎的。「是這樣講嗎？」「這個理論對嗎？」我們要怎樣去理解它？用那個角度去看這個目標？牧師本身對這五個目標的掌握傳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這一環做得不好，其實下面的領袖是會感受到的，他們會感受到牧師的這個標竿人生，這五個目標，是否有真的那樣委身？有這樣的一個看見，而且認定這個就是我們教會要一起認同的，所以，牧者在這一環就很重要，如果說是考驗，這是前面那個部分的考驗，至於怎樣去

動員, 訓練組長, 副組長, 開放家庭, 但那個最大的考驗其實是曲終人散之後, 那 40 天跑完了, 過去了, 大家會問現在做甚麼? 所以我覺得當時武吉班讓堂跑這個標竿 40 天我們可能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那 40 天, 因為是第一次做, 很多想像不到的問題都會發生, 跑 40 天的時候是在七月份, 所以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把 40 天該做的事情整理、計劃, 然後就推. 40 天過後是 8 月份, 那時我們才想那麼接下來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做甚麼? 再接下來我們盡量去抓著的是華文部原本只有 11 個小組, 再跑 40 天的時候我們有 20 多個小組, 這 20 多個小組我們怎樣繼續下去? 這是第一步驟. 例如青年小組本來只有三、四個, 但這 40 天之後我們有了 11 小組, 所以這些小組加起來有 30 多個小組, 我們怎樣讓他繼續下去? (這是我們所做的第二段) 在當年 11 月的領袖退修會中, 我們跑了這 40 天, 大家都認同這五個目標, 接下來就是如何把我們的事工歸類在這五個目標中. 然後每一個目標我們都要有一個帶領者, 領導所屬的事工, 讓其發揮這功能, 華文部有一個立石崇拜, 在跑 40 天前這個崇拜才成立三年, 他們的領袖比較年輕, 我們在傳達這標竿模式時比較容易, 可能是由於當時大家正在思考怎樣才能更好地發展這堂崇拜, 剛巧有這個模式, 大家都明白時, 推動起來比較能認同的去推動。來到華語崇拜這一邊, 標竿 40 天過後, 我們要把這一些事工歸納, 因為這邊的事工比較多, 在重新歸納時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會認為, 反正以前都有, 為甚麼要多此一舉把它歸納起來? 所以, 如果說當時牧者領袖這個層面沒有很好的推動, 這個標竿 40 天過後, 它有一段沉下來的現象, 不是銜接得很好, 華語崇拜這一邊可能就用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整體性的下到各個事工, 例如過去我們的小組是查經式的, 但標竿 40 天過後, 把小組事工轉為分享為主, 以生活課題來分享, 減少查經的層面, 我們就要把所有的組長召來, 重新訓練他們, 讓他們明白, 在這個過程中, 一定有人認為這個做法有甚麼意思? 小組就是要用神的道, 一定要好好的查經, 否則就是削弱了小組的意義, 在這個過程中, 牧師要如何改變或調整他們對小組的觀念? 其實小組不是組長在講, 而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經歷到神, 我們怎樣去分享我們的經歷? 如何彼此禱告? 這才是重點, 就因為這是重點, 所以我們要重新訓練組長成為一個聆聽者, 所以我們要進入各個事工中去了解, 這就是一個考驗, 有些事工, 例如: 青年團契是目前正在探索的, 以前還未跑標竿 40 天前, 青年團事工本身它就已經有這五個目標, 因為在衛理公會的法規里, 青年團契本身就有靈命塑造、敬拜、信徒、見證、外展、服事這五個層面, 走了標竿 40 天之後, 這個青年團契他們就問:

「我們在這五個目標的哪裡?」這五個目標都兼顧嗎? 還是應該集中在青年的外展? 在走了第一年之後, 我們就告訴他們, 你們五個都照跑, 在衛理公會的法規里, 這五個層面你們都照做, 但是後來發現, 他們有很多外展的節目, 門訓部也有同樣的情況, 他們就開始詢問我們是否重複? 所以, 隔年我們又調整, 不如我們把青年團契轉型一下, 集中在團契這個環節, 這樣我們就重新去問, 如果只是在團契, 青年團契應該做甚麼? 我們就很注重青年團契的小組生活, 當我們要進入一些事工裡面時, 是會碰到一些問題的, 有了這個模式, 而事工應該怎麼走? 我需要做出哪些調整? 因著這個調整我需

要提供哪些訓練?還有崇拜,我們各個崇拜都有它的強點,例如:閩語崇拜其強點是外展布道,所以當標竿人生這五個目標來到時,他們會覺得很麻煩,我本來做這個就好了,作得那麼開心,但標竿人生卻要求我要照顧到門訓,團契也要照顧門訓,他們覺得有點困難,特別是老人家,他們認為老人家,不需要教太多,他們也沒有精力參加團契,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在開始時,可能有些領袖或事工負責人,他們覺得這個標竿人生目標導向的模式好像不是很適合他們,那麼我們就要教導他們,其實這個模式就是要教導我們要平衡發展,它好像一面鏡子,我們透過這面鏡子去看我們的事工,就看到我們的強點和弱點,強點我們可以繼續,但弱點我們要照顧,當我們定五年計劃的時候,可以考慮這些比較弱的層面,讓它能均衡的發展。

8) 淑珍: 看來這個過程不是那麼容易的?

俞牧師: 是的. 我覺得在華文教會, 我們很喜歡做很多事情, 活動越多越好, 聚會越多越好, 人越多越好, 所以當我們要把他組織化, 系統化的時候, 很多事情需要計劃, 坐下來討論分析, 對某一些來說好像沒有甚麼果效的事情, 我們應該馬上衝出去做一些事工, 因還有很多人未信主, 但在走標竿人生目標導向時, 我們就邀請領袖們不要急著去做事, 先看一下現有的事工, 重新作出調整, 是否有些事工我們需要把它拉回原來的重點, 在重點上建立這個事工。

9) 麗梅: 俞牧師你過去在 2000 年時做了一年的社區, 就去讀神學院嗎?

俞牧師: 對我是在 2000 年七月份開始作社區工作, 只是做了一年就進入三一神學院就讀。

10) 麗梅: 那麼我想問一下在這一年的社區服務跟現在所推行的這個運動, 在這個過程中社區服務有甚麼幫助嗎? 另外, 現在的會友是否有從那里來的? 這個與外展有關係嗎?

俞牧師: 2000 年 7 月份当我们做这个社区服务时, 其实更广地说这是跟 Love Singapore 有关的。(其实这个社区服务, 我们是接受了 [Love, Singapore] 的邀请, 认领了武吉班让。) 那是教会的牧者参与 Love 新加坡的会议。在会议中分配一些组屋区给不同的教会去认领。那十座组屋就是当时被分配到的。当然被分配后, 我们先决定是否要做。若要说的话应该怎样做。我们就让兄弟姐妹为这个社区祷告。我们做行军祷告, 到那边看看那边的需要。然後在一些重要的节庆, 如中秋节, 我们就预备一些礼包: 桔子, 月饼就去分。我们成立了一个关爱中心。我们有我们的 T-恤。当居民看到我们几次后对我们也有一点认识。过去神为我们开路, 那里的居民委员会连系我们, 每个星期一、三晚上在那里有一个居民角落负责接待那里的居民。冲咖啡、冲茶、下棋、看电视, 是由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参与。但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所以这些社区的居民角落是不能传福音的, 纯粹是一个社区服

务。因为从 2001 年到现在，我们跟那里的居民已有了关系，所以纵然不可以在那里传福音，但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当教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参加，租巴士载他们来。我们这里的会友是否有很多是从武吉班让社区那边来？不会因为这个事工而带领很多人来教会。当然有些是因着我们接触而信主的，但不是很多。在那里耕耘、服务社区、建立关系是一个很长远的事工。可能目前还未能看到什么果效，但是我们仍然会继续这事工。因为这是神让我们服事的一个社区。

11) **麗梅**：虽然是 2005 年 11 月的领袖研讨会才开始研究这个目标导向的一个运动，但 2000 年开始的那个社区工作已经是一个前身，一个传统教会开始踏出进入社区。所以这个社区工作是教会转型之前的一个塑造？

**俞牧師**：你这个问题很好。我所说的好的是你击中了华文教会的一个要害。传统华文教会都是很对内。我们做很多东西都是为了团契，信徒灵命的栽培。所以 2000 年当我们进入社区的时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当牧师叫我们做这事工时我觉得很惊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凭信心去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带着整百人去行军祷告时，大家都觉得我很灵恩。我们就把它比如成好像保罗去雅典一样，到那边去看看是怎样的情形，为这社区祷告。以后是神开路，其实我当时大概只是参与了十个月。当我要离开的时候，牧师要我写一份报告。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要在那边发展，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地，所以神很奇妙，隔年神就给予我们一个基地，就是那个居民角落。而且不是我们去寻找的，乃是居民委员会来邀请我们的。

至于你说这个跟标竿人生有没有连系，我认为没有直接的连系。但同样的标竿导向教会的委身是从外到内，不是内到外。所以它这个模式的强项就是先把人，把弟兄姐妹的眼光，服事的心先扩大，接触外面的人，把他们一步一步的带进来。在华文教会，我们一般都是从内到外，很少是从外把人带进来。回到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那段历史。1995 年我们开始青年团契。那时教会有一个康龄老人中心在武吉巴督，在组屋区下面。当时青年团开始的几个月在那里聚会。它星期一至五都有人使用，是一间日间老人中心。星期六及日是空置的。所以主理牧师就让我们在那里举行聚会。但两个月后我们还是回到教会，因为没有我们所需要的设施。所以我们还是很向内的。我们还是很想到自己的需要。我们需要 powerpoint，总之在教会内就是比较方便。但是我们没有那种有一个社区可以服务的心志，所以华文教会的心理还是比较对内的，这个标竿导向教会的挑战主要是对外的。我说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其他的模式，不论是「健康教会成长」，「T Net」，「Transformational Missions」它们在西方很成功。因为西方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只是没落了，很多教会的人数都越来越少。这些系统在西方，重新对外把人带回来。教会就从几十个人到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这些模式成功了就把它带进亚洲来，好像标竿人生。它的内容有一点是向有基督教背景的人讲的，所以有些是不能用的。因为我们的对象是没有基督教的背景（处境不一样）它那一套模式是假设来教会的人都有点基督教的背景。但

来到亚洲区应用时可能会很排斥。所以我们应用这些资料时就要重新去诠释它，把它调整。

12) **丽梅**：请问牧师刚才你提到基督教背景时，是否意味着在应用时，其对象是有基督教背景的？

**俞牧师**：这个标竿 40 天的出发点是把人带进教会。所以它的动力是每个人把朋友带进教会内。但这些新朋友肯定是没有基督教背景的。

13) **淑珍**：余牧师你的意思是在西方有很多有基督教背景的人已经离开教会。这个运动把这些流失的人重新带回教会来？

**俞牧师**：是。是的。

14) **淑珍**：如果这样说，我们可否也用在那些本来在教会里却流失了的群体中？

**俞牧师**：是。可以的。

15) **丽梅**：从俞牧师刚才的分享中看到这个转型的确是需耗很大的心力。请问当时有多少个教牧同工一齐来推动？

**俞牧师**：华文部的牧者三位，都是新的（刚被调派来的）

16) **淑珍**：既然教牧同工都是新的，那么在推行时，它的优点跟弱点在哪里？

**俞牧师**：如果说优点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运动认识教会内很多的人，跟他们同工。也因为教牧同工都是新的，我们也藉着这个运动来认识这间教会，牧者们一起配搭。

17) **丽梅**：当你刚刚到母会服事就接手这个标竿人生 40 天的运动，教会也因此而转型，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

**俞牧师**：因为我是从三一神学院毕业的。我念教会历史的时候，看到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很多的运动。有好些运动都是昙花一现。特别在读亚洲历史时，看到很多西方的模式并不适合亚洲。当你把它套用起来时，它不是建立教会，反而是把华文教会原本有的文化与气质都把它杀灭。所以当教会要跑标竿人生 40 天时，我们牧者都会有挣扎。因为我们有这个认识，特别是卫理公会的制度是教牧跟平信徒携手建立教会的一个体制。所以牧者有带领的作用。但平信徒领袖他们也有他们的看见。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牧师提出来。可能是领袖们认为这些很好，提议牧师去了解一下。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对我而言，我不可以抗拒新事物。我要去了解这新的想法或事工的模式，而且我的认识要比信徒认识得更深。这个事工的来龙去脉；它的背景；它当时是怎样应用的？它为什么会成功？假如一开

始我们就排斥，但领袖又强烈要求一定要用，那么牧师没办法一定要用。但如果没有那个认同，牧师就不能带领。牧师不能带领，那个东西还是会跑，但却不懂把人带到那里去。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牧师不能抗拒。既然不能抗拒就要去了解它。这到底是一套怎样的系统？所以你说兴奋吗？其实那一年我的挣扎很大。每一次预备讲道的挣扎都很大。我应该如何去讲？以前有一个牧师跟我讲跑标杆 40 天很好。因为这七个主日你不用预备讲道，因为材料已经给你。但其实并不然。对我来说，刚好相反，我需要把这套资料重新消化。因为它本来不是属于我的，所以那个功夫就更大了。

**18) 淑珍：**教会已经转型了四年了。请谈一谈您将会怎样继续带领这间教会？

**俞牧师：**在牧会的过程中，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都是上帝在带领着我们，是上帝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教会会用这个模式，既然上帝把我派来这里，我要做的是我要认识这个模式，去传递亦结合这教会本身的特色。我觉得教会一直都在两种张力里。我们要秉承传统亦要不断更新。然而每一个更新后亦会成为传统，所以教会今年 73 周年，我们经过了很多历史的片段，如今有千多个会友。六堂崇拜每堂崇拜都用标杆导向的模式。我们又是卫理公会的教会，我们要怎样在一个这样的传统底下所累积的经验和神给我们的智慧把最好的发挥出来，要持守我们原来拥有的。其实我本人是颇反对有些教会每几年就换一个模式。若是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很乱。所以当有了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模式，就好好地去持守，把它发挥出来。当然以后的路神会怎样带领。我们需要怎样在这个传统上更新。上帝自然会借着不同的管道或人，让我们继续在这平台上发挥，但目前从 2006 年走标杆导向教会，我觉得它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会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加深领袖对这标杆导向教会的认同，加强现有的组织，在这模式中来发展。

**19) 丽梅：**在这个转型之前及之后，教会的属灵气氛有什么改变？

**俞牧师：**我不知道用一套模式会否改变教会的属灵气氛，我不知道该如何答这问题。但每当教会要更新时，或者是教会要转型的时候，无形中领袖必须有更多的时间一起讨论，祷告，装备。所以在这过程里，我以为我们会面对很多碰撞，因为面对一套新的模式的时候，大家都要一起，所以会产生很多碰撞，而在碰撞的当儿神会塑造我们，看到别人的事工比我们强，如何学习沟通与了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学习。在过程中我们也会更多的寻求神，因着标杆人生 40 天，我们看到教会中需要提升的层面，如对新朋友的接纳，在传统教会中，一向以来这都是比较弱的一环，我初来这教会大概半年后才有人跟我打招呼，这是以前的事，但因着这标杆人生，我们很看重崇拜对新人的接待，会发现无论在华文部或英文部，很多新朋友都能更好地进行跟进的工作，把他们引进其适合的小组里，所以它确实是有它的果效。

**20) 丽梅:** 会不会有些会友不接纳这个运动而离开?

**俞牧师:** 让我想一想, 我们这种比较有历史的华文教会, 会友名册内的会友登记, 一般来说都很多的, 但有经常性参与崇拜的通常都只有 60—70%, 但当然我这个数字有待证实, 至于那 30%不活跃的会友是否因为教会的改变太多无法适应而不来参加聚会, 我无法确认, 但过去这五年直至现在, 据我所知, 并没有一位领袖或会友是因为我们举行 40 天标杆, 他不认同而离开, 暂时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出现。

**21) 丽梅:** 请问俞牧师, 华人年议会对武吉班让堂华文部用目标导向体系有何看法与支持?

**俞牧师:** 本地教会每一年都要向华文年议会报告事工, 我们还是照着年议会的模式来报告, 并没有因为“目标导向”而改变了它给予我们原来的模式, 而且这五个目标跟卫理公会原来的是相符合的, 年会方面并没有因为目标教会而有什么意见, 因为它的内容是一致的, 只是方式与技巧有所不同而已。

**22) 细彬:** 因着新加坡教育的制度, 新一代的年轻人都是受英文教育的, 但却有一部分是华文背景, 请问

1) 武吉班让如何保留华文崇拜而又能吸引这些年轻人来教会?

2) 目标教会是否能帮助留住这些既受英文教育却有华文背景的年轻人在华文教会内?

**俞牧师:** 以武吉班让为例, 立石崇拜(它是华语崇拜)这一堂聚会是在 2003 年开始, 当时在其中服事的同工领袖们大概是 35 岁以下, 那么, 他们所受的训练和背景就是要求做什么事情都要计划, 要有组织, 有异象, 我很清楚记得当我在 2006 年回来事奉的时候, 在一个祷告会里, 立石崇拜的兄弟姐妹就问我: 牧师, 请问妳对这堂崇拜有什么异象? 一般上参加华语崇拜的都是比较年长的, 他们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但是年青一代的信徒, 因着他们所受的训练, 他们要求很明确的东西, 让他们能够明白, 能够认同, 能够推动的, 所以标杆导向教会它的强点就是, 把教会一直在做的事工, 重新呈现出来, 而且是非常清楚的, 一个模式,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还有把使命感传达出去, 对年青人而言就更能发挥,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甚至因着这个目标, 他们自己看见说, 这个事工应该属于这个目标。所以这样的组织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对于你的提问, 是否因此就能够留住这一群有华文背景却受英文教育的年青人, 我想在某个程度上, 会。他们为什么会在华文教会, 一般上的情形就是, 要嘛从小就是父母就在这间华文教会里,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本身在华文背景比较浓厚的家庭成长, 虽然他们受的是英文教育, 但是他们感到比较舒服的语言或文化气氛是讲华语的背景, 他们就来到这间教会, 发觉这里很有气息, 并非华文教会就一定是陈旧老化, 没有组织, 他们能够明白这间教会在做什

么，更能积极地参与。

**23) 丽梅:** 那么，目标导向模式是不是先用在立石崇拜里？

**俞牧师:** 其实，“标杆人生”不是先用在立石崇拜里，而是一起用的，但为什么有先后呢？当时我跟许克源牧师，我负责立石崇拜，他负责华语崇拜，跑完40天过后，其实我们都需要在标杆导向这个模式中整理教会的事工，但是华语崇拜它的事工比较多，要整理没有那么快和容易，那一年我在立石崇拜（在十一月）很快就能跟立石崇拜的委员会把事工整理归纳，所谓比较快上轨道，其实我们的起点是一样的，基于上述的原因，华语崇拜要在隔年才能上阵，慢了一年。

**24) 丽梅:** 回到刚才细彬的问题，立石崇拜的人数的增长，的确是跟教会采用“目标导向”有关系吗？

**俞牧师:** 是的。

**25) 细彬:** 请您谈谈妳从传道人到现在负责整个华文部的事工，妳觉得武吉班让教会有什么特点？以及妳对教会有什么期望？

**俞牧师:** 这是一间人情味比较浓的教会，彼此的关系和团契都比较强。挑战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因彼此认识太融洽时，对接触外来的人就会比较被动。“标杆导向教会”“让我们能重新在着重外展及接待新人，这两方面的需要。

关于我对这教会的期待；我希望武吉班让堂在走“标杆导向”“这个过程里，当我们很注重外展，很注重事工时，我们仍然能持守着浓浓的乡情，不要成为一个太过于组织化，只是谈事工，把教会企业化的那种而是把我们原有的浓浓的人情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心、扶持守着。虽然在教会的发展里，更强的组织化、系统化是无可避免的，正如初期教会只是大家聚在一起，擘饼，祷告。当人数多教会需要组织化时，它原来那种密切的关系，人情味怎样保留在这教会里，当教会发展不同的事工时，这种感情就会把不同的事工连结起来，并且是用爱彼此配搭。

**26) 丽梅:** 牧师妳是受英文教育吗？

**俞牧师:** 是的。

**27) 丽梅:** 我想回去较前的一个问题，刚才妳提到当青年团契重开的时候，你们最后还是决定要回来教会聚会，这是属于比较对内的做法，那么这种想法不一定是受华文教育的人才会有，受英文教育的人也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因为妳是在华文教会背景成长有关系？

**俞牧师:** 对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而言，不论是英文教会也好，是华文教会也好，只要历史比较悠久都会面对这个挑战，我们的孩子都是从小在这个会长大的，我们都会有这个挑战，我们都太熟了，在教会都几十年了，彼此都很认识了，在这样的环境，一个熟悉舒适感里，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要怎样去接触外面的人，或者是我们

在教会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信徒也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水平，现在很多人都拥有车子，生活水平提升了，年青人很多都大学毕业，出国读书，有比较好的工作，当教会越来越富裕，我们要走进社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当走进社区的时候，很多不同背景的人都会走进教会，那我们如何做好准备去迎接他们，怎么去服事这个群体。语言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年青的一代纵然是在华文的教会成长，但他们所接触的学校的教育制度都是讲英语的，但社区的人进入教会时，这个群体都是讲汉语的，他们能否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跟他们沟通，建立关系？当我们生活越富裕的时候，怎样放下自己去服事有需要的人？这也是牧师在教导会友时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 访谈协议书

我\_\_\_\_\_自愿接受薛淑珍、李丽梅、黄志萍、彭细彬四位同学的访谈，并允许以上四位同学将访谈内容整理誊稿。我将此访谈录音资料捐赠给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同时授予其使用此资料的权利。

---

俞丽鑫牧师

---

薛淑珍

---

李丽梅

---

黄志萍

---

彭细彬

此协议书生效日期：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



三十年代美以美福音堂  
第一代会友林金声



三十年代美以美福音堂  
第一位牧师林鸿万牧师



1938年第一届美以美福音堂会友合照  
地点：941 武吉智马上段一火炭店



高季忠牧师（当时的传道）1946年



武吉班让堂亚答屋教会前全体照（19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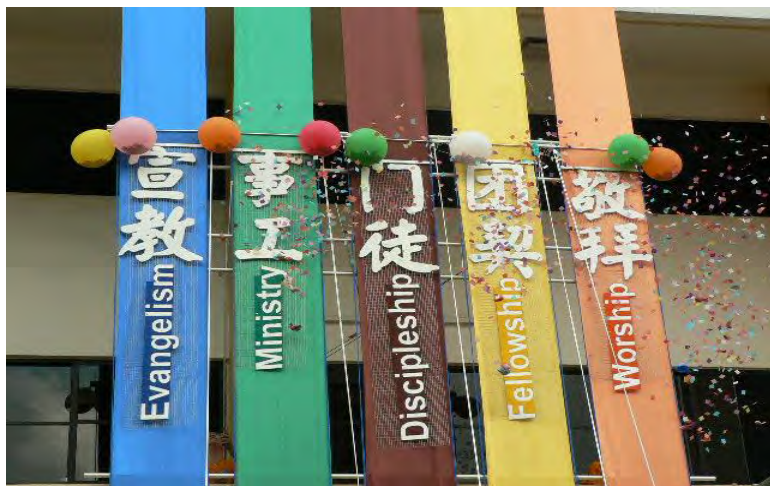
武吉班让堂教会店屋前全体照（1959年）



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圣殿”（1978年）



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圣所”（2001年）



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华文部 2006 年举办  
“标杆人生 40 天”更新运动



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华文部 2006 年举办标杆人生 40 天“庆祝主日



2006 年华文部举办“标杆人生 40 天”运动的工作人员



2003 年武吉班让堂华文部新一代的起点“立石崇拜”



2007 年武吉班让堂目标导向教会“正堂崇拜”团体照



2007 年武吉班让堂目标导向教会“闽语崇拜”团体照



	华语崇拜	闽语崇拜	立石崇拜	儿童崇拜
敬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华语圣诗班</li> <li>• 崇拜组</li> <li>• 茶点组</li> <li>• 音响组</li> <li>• 祷告服事</li> <li>• 丧礼组</li> <li>• 赞美小组</li> <li>• 插花组</li> <li>• 招待组</li> <li>• 教会祷告会</li> <li>• 社会与关怀</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闽语诗班</li> <li>• 敬拜组</li> <li>• 祷告服事</li> <li>• 跟进事工</li> <li>• 探访事工</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敬拜团</li> <li>• 话剧 / 舞蹈组</li> <li>• 招待组</li> <li>• PA/AV/PPT</li> <li>• 祷告事工</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儿童诗班</li> <li>• 音响组</li> <li>• 祷告组</li> </ul>
事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事工展</li> <li>• 领袖计划营</li> <li>• 生命成长201,301</li> <li>• 清泉课程</li> <li>• CIC</li> <li>• 各事工训练</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事工展</li> <li>• 生命成长201,301</li> <li>• CIC</li> <li>• 各事工训练</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事工展</li> <li>• 训练(本堂以外)</li> <li>• 生命成长201,301</li> <li>• 领袖计划营</li> <li>• CIC</li> <li>• 各事工训练</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事工展</li> <li>• 诗班团员受训</li> <li>• 师资培训</li> <li>• 各事工训练</li> <li>• 专题讲座</li> <li>• CIC</li> </ul>
宣教/布道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关爱事工</li> <li>• 伯大尼事工</li> <li>• 布道组</li> <li>• 启发课程</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闽语布道会</li> <li>• 外游团(福音性)</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短宣队</li> <li>• 布道组</li> <li>• 青年启发课程</li> <li>• GIG</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儿童营</li> <li>• 幼稚园主日</li> <li>• 报佳音</li> <li>• 参与伯大尼事工</li> <li>• 圣诞节庆祝</li> </ul>
团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属区小组</li> <li>• 姐妹会</li> <li>• 教会营</li> <li>• 1735团契</li> <li>• Alpha Camp</li> <li>• 家庭小组</li> <li>• 跟进事工</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崇拜午餐团契</li> <li>• 闽语退修营</li> <li>• 外游团</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周日小组(1735)</li> <li>• 成年小组</li> <li>• 关顾组</li> <li>• 立石日/立石营</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儿童营</li> <li>• 一日营 / 游</li> <li>• 节日庆祝</li> <li>• 儿童诗班郊游</li> </ul>
门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教会学校</li> <li>• 门徒课程</li> <li>• 其他课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年会教育课程</li> <li>* 三一神学院课程</li> </ul> </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闽语主日学</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DG</li> <li>• CG17</li> <li>• 门徒课程</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儿童主日学</li> </ul>